



# 我还是想你， 妈妈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晴朗李寒 译

LAST WITNESSES

S.A. ALEXIEVICH

# 我还是想你， 妈妈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晴朗李寒 译

LAST  
WITNESSES

S.A. ALEXIEVICH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还是想你, 妈妈 / (白俄)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晴朗李寒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 8 (2015. 10重印)  
书名原文: Last Witnesses  
ISBN 978-7-5108-3893-4

I. ①我… II. ①阿… ②晴… III. ①回忆录—白俄  
罗斯—现代 IV. ①I511. 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02178号

LAST WITNESSES © 2013 by Svetlana Alexievich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vetlana  
Alexievich—represented by the Literary Agent Galina Dursthoff.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 2015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4710

## 我还是想你, 妈妈

---

作 者 (白俄罗斯) 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晴朗李寒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1.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893-4  
定 价 45.00元

---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有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他们中有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鞑靼人、拉脱维亚人、茨冈人、哥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亚美尼亚人、塔吉克人……

——《各民族友谊》杂志，1985年第五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为了和平、我们的幸福、永恒的和谐，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哪怕仅仅一滴泪水，我们是否能为此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

他自己回答道：这一滴泪水不能宣告任何进步、任何一场革命，甚至于一次战争的无罪。它们永远都抵不上一滴泪水。<sup>①</sup>

仅仅是一滴泪水……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名言为：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面颊上的一滴泪水。他曾写道：“假如你自己建立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后使人们幸福，最终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是，为此必须和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一个哪怕是小小的生灵，比如那个用拳头捶打自己前胸的小孩，在他那没有获得报偿的眼泪之上建立这座大厦，那么你是否同意在这些条件下成为建筑师？”他接着又问：“你是否允许这样的思想，就是你为他们建立大厦的那些人，自己同意在一个被残害的小孩没有获得报偿的血的基础上，接受自己幸福，在接受了这个幸福后，他们将成为永远幸福的人？”——译者注（以下除特别标明外，均为译者注）

## 目录

- “他害怕回头看一眼……” 001
- “我的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香烟……” 004
- “奶奶在祈祷……她祈祷我的灵魂能回来……” 009
- “他们全身粉红地躺在木炭上面……” 011
- “可我还是想妈妈……” 016
- “这么漂亮的德国玩具……” 021
- “一把盐，这是我们家留下来的全部……” 027
- “我吻过课本上所有的人像……” 031
- “我用双手收集起它们……它们雪白雪白的……” 034
- “我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 037
- “我透过扣眼儿往外偷看……” 039
- “我只听到妈妈的喊叫声……” 043
- “我们在演奏，战士们却在哭泣……” 047
- “死去的人们躺在墓地……仿佛又被打死了一次……” 050
- “当我明白这个人是我父亲……我的膝盖颤抖不停……” 052
- “闭上眼睛，儿子，不要看……” 056

- “弟弟哭了，因为爸爸在的时候，还没有他……” 060
- “第一个来的就是这个小姑娘……” 062
- “我——是你的妈妈……” 065
- “可以舔舔吗？” 067
- “还有半勺白糖。” 069
- “房子，别着火！房子，别着火！” 074
- “她穿着白大褂，就像妈妈……” 077
- “阿姨，请您把我也抱到腿上吧……” 080
- “她开始轻轻摇晃，像摇晃布娃娃……” 082
- “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 085
- “既不是未婚夫，又不是士兵……” 096
- “哪怕是留下一个儿子也好啊……” 098
- “他在用袖子擦着眼泪……” 101
- “它吊在绳子上，就像个小孩……” 104
- “现在你们就是我的孩子……” 107
- “我们亲吻了她们的……” 109
- “我用一双小女孩的眼睛看着他们……” 112
- “我们的妈妈没有笑过……” 114

- “我不习惯自己的名字……” 116
- “他的军便服湿漉漉的……” 118
- “好像是她为他救出了女儿……” 121
- “他们轮流把我抱到手上……从头到脚地  
拍打我……” 125
- “为什么我这么小？” 129
- “人的气味会把它们吸引过来……” 131
- “为什么他们朝脸上开枪？我的妈妈这么漂亮……” 133
- “你求我，让我开枪打死你……” 139
- “我头上连块三角巾都没有……” 144
- “大街上没有可以玩耍的伙伴……” 148
- “我深夜打开窗子……把纸条交给风……” 151
- “挖掘一下这里吧……” 158
- “人们把爷爷埋在了窗户下面……” 161
- “他们还用铁锹拍打了一阵，好让它看起来  
漂亮一些。” 163
- “我给自己买了条带蝴蝶结的连衣裙……” 166
- “他怎么会死呢，今天没开枪啊？” 170



- “因为我们——是小女孩，而他——是小男孩……” 177
- “如果和德国男孩子玩，你就不是我的哥们儿……” 181
- “我们甚至都忘了这个词……” 188
- “你们都该去前线，却在这儿爱我妈妈……” 195
- “最后，他们大声叫喊着自己的名字……” 202
- “我们四个人都套在这个小雪橇上……” 204
- “这两个小男孩变得很轻，像麻雀一样……” 208
- “我很害羞，因为我穿的是小女孩的皮鞋……” 211
- “我喊啊，喊啊……不能停下来……” 217
- “所有孩子都手拉着手……” 220
- “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埋葬死人，而此刻不知怎么  
就想起来了……” 223
- “他收集到篮子里……” 225
- “他们把小猫从家里带了出来……” 228
- “你要记住：马利乌波里市，帕尔科瓦亚街6号……” 231
- “我听见，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233
- “我跟着姐姐——上士薇拉·列契金娜上了前线……” 237
- “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239

- “白衬衫在黑暗中远远地发着光……” 244
- “妈妈倒在我刚刚擦洗过的干净地板上……” 247
- “上帝是不是看到了这些？他是怎么想的……” 251
- “这世间——让人百看不厌……” 253
- “他们带回来又细又长的糖果，像铅笔一样……” 259
- “箱子大小正好和他差不多……” 261
- “我怕做这样的梦……” 263
- “我希望妈妈就我一个孩子，只宠爱我……” 265
- “他们没有沉下去，像皮球一样……” 268
- “我记得蔚蓝蔚蓝的天空……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过……” 273
- “像熟透的南瓜……” 276
- “我们吃了……公园……” 280
- “谁要哭，就开枪打死谁……” 284
- “妈妈和爸爸——金子般的词语……” 286
- “把她一块块地叨了回来……” 289
- “我们家正好孵出一窝小鸡……我怕它们被弄死……” 292
- “梅花国王，方块国王……” 293
- “一张大全家福……” 299

- “哪怕我往你们口袋里塞个小白面包也好啊……” 301
- “妈妈清洗伤口……” 303
- “他送给我一顶有红带子的平顶羊皮帽……” 306
- “我冲着天空开枪……” 311
- “是妈妈抱着我上了一年级……” 313
- “小狗，可爱的小狗，请原谅……” 316
- “她跑向一边，喊叫着：‘这不是我的女儿！  
不是我的！’” 321
- “难道我们是孩子？我们是男人和女人……” 323
- “请别把爸爸的西服给陌生的叔叔穿……” 325
- “我在深夜哭泣：我快乐的妈妈在哪里？” 327
- “他不让我飞走……” 329
- “大家都想亲吻一下‘胜利’这个词……” 332
- “我穿着父亲的军便装改成的衬衫……” 334
- “我用红色的石竹花装饰它……” 336
- “我永远等待着我们的爸爸……一生都在等……” 340
- “在天之涯……在海之角……” 342
- 权作结束语 353

## “他害怕回头看一眼……”

热尼娅·别利克维奇，六岁。<sup>①</sup>

现在是一名工人。

那是1941年<sup>②</sup>的6月……

我记住了。当时我年纪还非常小，但是我记住了一切……

我还记得和平的日子里最后一段时光——妈妈经常在晚上给我们读童话，读我最喜欢的童话——小金鱼的故事。我也总会向小金鱼随便提出些愿望：“小金鱼啊……可爱的小金鱼……”小妹妹也会说出自己的愿望。她用另外的方式请求：

“奇迹出现，天遂我愿……”我们都希望能去奶奶家过夏天，希望爸爸也能和我们一起去。他是个开朗快活的人。

早晨，我被吓醒了，被某种陌生的声音吓醒了……

妈妈和爸爸以为我们都睡着了，可我躺在妹妹身边，在装着睡觉。我看见，爸爸久久地亲吻着妈妈，亲吻着她的脸庞、

---

① 这里的年龄都是指讲述者在事情发生时的年龄。

② 原著中口述者提到战争年代时，一般都直接称为四×年，现统一译为194×年。

双手，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亲吻过妈妈。他们手拉着手，走到院子里。我跳起来，跑到窗口——妈妈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放他走。爸爸挣脱开她，往外就跑，妈妈追上去，还不想让他走，叫喊着什么。当时我也大声呼唤着：“爸爸！爸爸！”

小妹妹和弟弟瓦夏都醒了，妹妹看见我在哭，她也喊叫起来：“爸爸！”我们都急忙冲出去，跑到台阶上，喊叫：“爸爸！”父亲看到了我们，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双手抱住了头，转身走了，几乎是小跑着走了。他害怕回头看一眼……

阳光照耀着我的脸，那么温暖……至今我都无法相信，我的父亲在那个早晨去打仗了。当时我还非常小，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预感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当时我还非常……非常小……

在我的记忆里，它们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战争——就是失去爸爸……

后来我记得：黑暗的天空和黑色的飞机。我们的妈妈伸着手臂，躺在公路的附近。我们哀求她起来，可是她不起来。她起不来了。战士们把妈妈裹进了遮雨的帐篷，埋到了沙土里，埋在了她倒下的那个地方。我们喊叫着，哀求着：“不要把我们妈妈埋进坑里。她会醒来的，我们还要赶路。”有几只不知名的大甲虫在沙土上爬来爬去……我无法想象，妈妈怎么能和它们在泥土里一起生活呢。将来我们怎么找到她，我们怎么才能再见面？谁会给我们的爸爸写信？

有一位战士问我：“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而我忘记

了自己叫什么名字。“小姑娘，你姓什么？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直到深夜，我们都坐在妈妈的小土丘边，直到后来有人抱开了我们，让我们坐到了一辆四轮大马车上。满满一车都是孩子。运送我们的，是一位不知干什么的老头，他沿路收留了这些孩子。我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子，一些陌生人分头领养了我们，住到了各家各户。

很长时间我都不会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

后来我记得，夏天到了。阳光明媚的夏天。一位陌生女人抚摸着我的头。我哭了起来。我开始说话……说到爸爸和妈妈。爸爸如何离开我们，如何跑走，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我们一眼……还有躺在地上的妈妈……沙土上蠕动的那些大甲虫……

女人抚摸着我的头。那一刻，我仿佛觉得：她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 “我的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香烟……”

盖纳·尤什克维奇，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记者。

战争第一天的清晨……

阳光灿烂。非同寻常地安静。莫名其妙地寂静。

我们的女邻居，一位军人的妻子，泪流满面地走到院子里。她低声对妈妈说了些什么，但是又做了个手势，让妈妈别说话。大家都怕出声，怕提到发生的事情，甚至当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本来早已经有人通知大家了。但是，他们还是害怕，担心被当作奸细，担心成为危言惑众的人，而这比战争更加恐怖。他们都很害怕……到现在我还是这样以为……当然，任何人都无法相信会爆发战争。得了吧！我们的军队就驻守在边境上！我们的领袖们就在克里姆林宫里！国家受到安全可靠的保卫，对于敌人来说，它是难以攻克的！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那时，我是一名少先队员。

人们转动着无线电收音机，期待着听到斯大林的讲话。人们需要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斯大林没有讲话。后来发表讲话

的是莫洛托夫<sup>①</sup>……大家都收听了。莫洛托夫说：“战争爆发了。”可还是没有人相信。斯大林在哪里？

许多飞机飞临到城市上空……几十架陌生的飞机，机身上有十字，它们遮蔽了整个天空，遮住了太阳。简直恐怖极了！！它们投掷下炸弹……传来连续不断的爆炸声、碎裂声。这一切都像是发生在睡梦里，那么不真实。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清楚记得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恐惧感，快速爬遍了全身，爬遍了所有话语，爬遍了所有念头。我们从家里冲出来，在街道上乱跑……我似乎觉得，整个城市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一片废墟，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有人说：应该往墓地跑，因为他们不会轰炸坟场。为什么还要再轰炸死人呢？在我们地区有一个面积很大的犹太人墓地，长满了古老的大树。于是，所有人都奔向了那里，在那儿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搂抱着石头，隐藏在石板后面。

在墓地我和妈妈一直坐到了深夜。周围没有一个人说出“战争”这个词，我听见的是另外一个词——挑衅。大家都在重复这个词。人们都是这么交谈的：什么我们的军队马上就要还击了，什么斯大林已经下达命令了，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

但是，整个晚上明斯克郊区工厂的汽笛声都低沉地响个不停……

第一批死者……

---

①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890—1986），苏联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苏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第一个死的……我看到的是一匹被打死的马……紧接着……是一个被打死的女人……这让我很震惊。我一直以为，在战争中只有男人会被打死。

早晨，我醒了……想起床，然后才想起来——发生战争了，我又闭上眼睛……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街道上停止了射击，突然变得死寂，好几天都一片寂静。后来，突然有了动静……有人在走动，比方说，一个雪白的人，从皮鞋到头发全身上下都是白色的，整个人都沾满了面粉。他肩膀上扛着一个白色口袋。另一个人在奔跑……从他的衣袋里掉下些罐头，他的怀里也抱着一堆罐头，还有糖果……几盒香烟……有人端着一帽子白砂糖……有人抱着一饭锅白砂糖……真是无法描述！一个人拖着一卷子布料，另一个人全身缠满了蓝色印花布，还有一身红色的……非常可笑，但是没有一个人笑。这是产品仓库被轰炸了。一家大商店就离我们家不远……人们都跑去了，疯抢那些剩下的东西。在糖厂，有几个人淹死在了盛满糖浆的大桶里。太可怕了！整个城市都在嗑瓜子，人们不知在哪里找到了一个存放瓜子的仓库。一个女人从我眼前跑过，冲向商店……她手里什么也没拿：没有口袋，也没有网兜——她脱下了自己的衬裙、紧身裤，用它们满满地装了荞麦米，拖走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一言不发，没有人交谈……

当我把妈妈招呼来的时候，只剩下芥末了，黄瓶子装的芥末。“什么也别拿。”——妈妈要求我。稍晚些时候，她承认，她感到很羞愧，因为她一生都是按另外的方式教育我的。